

共工非鲧考——兼及与禹之关系

杨 栋

摘要：杨宽先生的“鲧即共工”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颇为流行，顾颉刚、童书业、丁山等先生亦纷纷支持此说。本文对杨宽先生指出的鲧和共工传说的相同点进行了辨析，认为此说不成立，鲧和共工应当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

关键词：共工；鲧；禹；上古传说；神话；杨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81-06

关于“鲧即共工”的说法，最早由张治中先生提出，但没有专文发表。其后，童书业先生在《古史辨》第五册的《五行说起源的讨论》一文中曾提及^①。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杨宽先生，他在《大晚报·历史周刊》曾写有两篇专文论证“共工即鲧说”，后来汇编在《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二篇《鲧共工与玄冥冯夷》中^②。更后顾颉刚受其影响，亦从其说。^③丁山先生的《由鲧堙洪水论舜放四凶》一文亦支持此说^④。孙作云在《蚩尤考》一文中几乎全部引用杨氏的论证^⑤。杨氏主要是从共工和鲧传说的相类来论证此说的，共钩稽出九个相同点。对杨氏的观点亦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杨国宜先生认为其“意见很新颖，但证据似乎不足，很难视为定论”。^⑥近有李传江撰有专文，对此观点表示“并不完全赞同”^⑦。笔者亦对此说持不同看法。

①60年代童书业所著《春秋左传研究》仍持此说，见该书卷1《社稷》篇。

②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9-335页。本文所引杨氏论述皆出自此篇，不一一作注。

③见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7册）。

④该文收在丁山所著《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6年。此文写于1939年7月，亦受杨文影响。

⑤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5-217页，该文作于1940年。

⑥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61页。

⑦李传江《“共工与鲧之关系”新释》，《兰台世界》，2008年第4期。此文对共工与鲧之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收稿日期：2009-3-15

作者简介：杨栋（1982-），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上古传说与先秦文献。

一 共工非鲧

杨宽先生关于共工和鲧传说的九个相同点，是其“共工即鲧”说的主要证据，支持其说的学者更是直接摘引杨氏的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杨宽先生的九个“相同点”逐一辨析。

1. 古史传说以洪水之灾为共工振滔而成，又以为鲧堙洪水而致大灾，其相同者一。

这是杨氏提出的第一个相同点，这个结论是由两个因果句构成：其一，共工振滔而成洪水之灾；其二，鲧堙洪水而致大灾。《淮南子·本经篇》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振滔是主观地人为去造成水灾，《国语·周语下》说得最清楚：“昔共工氏弃此道，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鲧则不同，鲧是主动去消除水患，只是因为治水方法不对而“绩用弗成”，遂致罪名。《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鲧为救治洪水竟不待帝命，其义举如此，与共工淫佚失道成鲜明对比。

2. 殛鲧者或谓尧，或谓舜，而流诛共工者亦或为尧，或谓舜。其相同者二。

杨氏此“相同”实经不起推敲，单从尧舜在位时间来说，至少也得几十年，在这期间同时完成诛鲧和流共工是可能的，更何况若把尧舜看成尧部族和舜部族，时间会更长。因此把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两件事情说成是相同，恐怕从逻辑上说不过去。而且两人被殛或诛的地点也不同：《左传·昭公七年》“尧殛鲧于羽山”，《孟子·万章上》“舜……殛

鯀于羽山”；《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孟子·万章上》“舜流共工于幽州”。一个是羽山，一个是幽州，且在孟子眼里流共工和殛鯀即为两件事，同为舜所作。

3.《逸周书》言“共工自贤”，而《吕氏春秋·行论篇》谓鯀自以为得地之道，可为三公；其相同者三。

《逸周书·史记》篇：“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很显然共工是以“君”的身份出现的，而《吕氏春秋·行论篇》：“尧以天下让舜，鯀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为帝，得地之道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应以我为三公。”鯀是以“诸侯”的身份出现的。两人的身份地位本就不同，且一个以为“自贤”，一个以为“得地之道”，说的本不是同一件事。

4.杀鯀者为祝融，诛共工者又为祝融，其相同者四。

杨氏据《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啻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啻命曰祝融。”得出重黎即为祝融。又据《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鯀于羽郊”，《史记·楚世家》“共工氏作乱，帝啻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得出杀鯀者和诛共工者同为祝融，看似推论合理，其实有许多矛盾隐含在里面不易察觉。首先，同是杨氏所据《山海经·海内经》又说“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既然共工为祝融所生，怎么又能诛共工呢？其次，《楚世家》是说“共工氏作乱”，而非共工，杨氏有偷梁换柱之嫌，祝融诛共工氏可信，诛自己的儿子就不太可信了。再者祝融诛鯀和诛共工氏可为互不相干的两件事，不必因为同是祝融而定为“相同”。

5.所说鯀与共工卿浮游化熊入渊事又绝类，明为一传说之分化。

《国语·晋语八》：“郑简公使公孙侨来聘，平公有疾，……问君疾。对曰：‘……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煞乎？亦厉鬼耶？’子产曰：‘……侨闻之：昔者鯀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举之。’《路史注》引《汲冢琐语》：“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恶之而疾，问于子产。对曰：‘昔者共工之卿浮游败于颛顼，自沉于淮。……’”杨氏据此而下结论说：“此二事同为晋平公有疾而问子产，一梦黄熊，一梦朱熊；所说鯀与共工卿浮游化熊入渊事又绝类，明为一传说之分化。”

我们仔细分析上面两条文献可得出几点差异^①：其一，殛鯀于羽山的是帝尧^②，败共工之卿浮游的是颛顼；其二，鯀入的是羽渊，韦昭注为“羽山之渊”，共工之卿自沉的是淮。两地相距甚远。其三，晋平公的梦不同，子产的解说亦不同。梦黄熊子产解之于鯀，梦朱熊子产解之于共工之卿。另王家台秦简第501简亦出现共工之名，共工之名出现在易占的卦辞中，亦可证子产以“共工之卿”解“朱熊”之梦不虚，不能硬说是从鯀的传说中分化出来。

6.《尧典》谓鯀“方命圯族”，而《淮南子》则谓共工“与颛顼争，宗族残灭”，此鯀与共工传说相同者六。

方命圯族，郑玄注曰：“圯，毁。族，类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是说鯀性乖异，不能任贤，用他治水，只能毁坏善类，这与鯀之性格相关（下文有论述）。所以“方命圯族”与宗族残灭无关。我们再来看共工“宗族残灭”这一问题，《国语·周语下》亦说“共工用灭”，共工果真是“继嗣绝祀”吗？其实不然，《史记·楚世家》曰：“共工氏作乱，啻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太史公谓“诛之而不尽”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另外《礼记·祭法》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山海经·海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看来继嗣并没有绝祀。^③

7.鯀称伯鯀，有子禹，能平九州，死为社，共工伯九有，有子句龙，能平九土，亦为社；此其传说相同者七。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淮南子·汜论篇》：“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土和禹都死而为社，其实这里有个先后顺序问题，即后土被祀为社在前，禹在后。^④《山海经·海内经》说得比较清楚，“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

①参见李传江《“共工与鯀之关系”新释》，《兰台世界》，2008年第4期。

②韦昭注云：帝，尧也。李传江文认为是祝融，不确。

③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67页。

④魏建震《禹治水与夏代社祭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

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洪水滔天”在共工之孙噎鸣之时，因此，鲧窃息壤，禹布土定九州远在共工之后。能平水土者，死为社，确实为两传说之相同点，但上古多洪水，各个族群把其本族治水英雄死后推为社神当符合当时社会实际，从而就会有多个“平水土死为社”这样的传说流传，而不应理解为一传说之分化。

8. 禹既有伐共工说，又有惩父之说，是鲧与共工传说相同者八。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皆云东海郡“祝其，《禹贡》羽山在南，鲧所殛”。刘昭注引《博物记》云：“县东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俗谓此为惩父山。”杨宽先生据此认为：“俗谓羽山为惩父山，当必先有禹惩鲧之传说。”羽山是否惩父山，《汉书》和刘昭注都没有明说，《汉书》说羽山在祝其县南，刘昭注引《博物记》说“县东北独居山……俗谓此为惩父山”，很明显惩父山在县东北，羽山在县南。“独居山南有渊水，即羽泉”也符合这一地理方位。因此，杨氏羽山为惩父山之说不确，禹伐共工说，为惩父之说也就不攻自破，关于禹伐共工下文将会详细论述。

9. 鲧与共工同因进谏不听而被诛。谏语且相同。是其传说相同者九。

《吕氏春秋·行论篇》：“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下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云：“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尧不听，举兵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杨宽先生认为《吕氏春秋》中的鲧谏传说演化为两支，即《韩非子》中的鲧谏和共工谏。我们知道在上古传说的世系中共工是排在鲧的前面的，怎么能说共工是由鲧演化的呢。再者鲧谏这一传说是有来源的，《楚辞·离骚》：“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可以看出鲧是一个刚直不阿、敢拼敢干、率性而为的人，正因为这样才有鲧谏的

传说。而共工则是刚愎自用的形象，《史记·补三皇本纪》：“诸侯有共工氏，任智以强，霸而不王。”《逸周书·史记》篇：“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这样一个狂妄自大之人何来直谏之传说。再者除《韩非子》之外，别无他载此事，恐是《韩非子》为说理而编造的。柳诒徵认为“《韩非子》、《吕览》称鲧与共工不嫌于尧、舜，盖以《书》有四罪之文，故漫为共工、鲧反对之说。”^①因此，鲧谏传说演化为两支，恐不能成立。

以上我们对杨宽先生关于鲧和共工传说的九点相同进行了逐一辨析，认为杨先生的鲧即共工说不成立。下面我们再提出几条关于此说不成立的反证：

其一，有禹承鲧治水，而无禹承共工治水之传说。大禹治水之传说，古籍记载颇多，而且多说是鲧治水失败，禹继父业，改变治水方法，最终治水成功。如《天问》言鲧“顺欲成功，帝何刑焉？”伯禹“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又言：“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如果鲧即共工的话，那么古书中应该有禹承共工治水的些许记载，但古籍中却没有片言只语。顾颉刚对禹承鲧亦有论述，他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说：“在传说中，鲧是先禹治水的人……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②童书业在论述鲧禹治水时，亦言：“鲧始‘布土’，禹成鲧之功，自此九州‘均定’。”^③而且认为鲧禹的故事以治水为中心。^④

其二，禹为鲧后的记载比比皆是，但没有禹为共工后的记载。鲧与禹的父子关系，屡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大戴礼记·帝系篇》、《国语·周语》、《山海经》、《世本》等典籍。赵铁寒先生据此而说：“在我们没有考古学上积极的反证，足以推翻群籍以前，只可相信于一时。”^⑤詹子庆先生则通过对文献的考证指出：“鲧禹是父子关系，禹是鲧纳有莘氏女子所生，史书屡见记载，盖当无须怀疑。”^⑥相反禹为共工后的记载却不见于典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杨宽先生认为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②《古史辨》（第1册），第119页。

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④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第19页。

⑤赵铁寒《夏民族的图腾演变》，《古史考述》，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第85页。

⑥詹子庆《走进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句龙即为禹”，并解释说：“禹为社，句龙为后土，‘禹’字秦公簋作‘𩇛’，疑即从‘𩇛’从‘九’，九即虯之本字，‘虯龙’与‘句龙’音义相同。”此种解释牵强附会，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其三，共工氏为炎帝系，鲧禹为黄帝系。《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由此可知祝融、共工、后土均为炎帝之裔。吕思勉云：“《山海经》诚荒怪，然世系为古人所重，虽与神话相杂，不得全虚。云炎帝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可见实为炎帝之族。”^①李学勤先生亦指出：“《山海经》说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之后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统。”^②另外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共攻（工）口步十日四时……”等语，进一步印证了炎帝、祝融和共工在上古传说中的族系关系。郭沫若先生在考证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和部落时，亦认为“在传说的炎帝后裔中，比较有点头绪的是共工部落”。^③关于鲧禹为黄帝系，《史记·夏本纪》说得最清楚：“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颡项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五帝本纪》则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

其四，共工氏有治历法的传说，鲧禹族则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楚帛书中还有共工制定历法的记载：“共攻（工）口步十日四时”。此可与夸父逐日相联系，逐日即古代人民测量日影制定历法的神话表述。《山海经·海内经》有“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又《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这样说来，夸父为共工曾孙。所以共工与夸父实为同一部族，与历法关系甚密。有学者认为“楚帛书不称夸父，而言共工，当然可以看作神话中常见的错位现象”^④实是没有对共工族系搞清楚。

其五，鲧和共工同时出现在同一文献的同一叙述中。此类记载很多，如《今本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纪年：“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一百年，帝陟于陶。”^⑤今本《竹书纪年》真伪问题现今学界有不同的声音，夏含夷先生即认为其书不伪，今本与古本是两个不同的整理本子。^⑥《国语·周语》等文献中亦以共工和鲧并列。

其六，禹攻共工的传说有，禹攻鲧的传说则没有。如果鲧即共工，则禹攻共工，成了子伐父，于理不合。关于禹攻共工下文将详细探讨，此不赘述。

杨宽谓鲧即共工的观点，实是对其“神话分化说”理论的一种演绎。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的序言中对“神话分化说”给予了解释：“所谓神话分化说者，就是主张古史上的人物和故事，会得在大众的传述中由一化二化三以至于无数。”我们认为神话分化说有存在的可能性，但不具有普遍性。上古之传说多为口耳相传，口耳相传是上古先民祖辈对幼辈承传先辈事迹的重要手段，这种口传的变异程度是很小的。即徐旭生先生所说“古代的人不惟没有空闲，来臆造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并且保存沿袭传说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总是认为神圣；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加減”^⑦。因而不能将“神话分化说”夸大化，从而把任何相似之传说定为一种传说之分化演变。

二 禹伐共工

在论述禹伐共工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共工”这一词进行一下界定。共工，有人名、官名^⑧、氏族名之争。官名之称当源于《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对此，清末的崔述已怀疑其不可靠，其云：“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皞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

《文史哲》，2006年第6期，第8-9页。

⑤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附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7-209页。

⑥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第29辑，1988年。

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页。

⑧《史记·五帝本纪》作“于是以垂为共工”，《汉书·百官公卿表叙》作“垂作共工利器用”，皆以共工为官名。《尚书》伪孔传云：“共，谓供其职事。”孔颖达正义云：“要帝意，言共谓共此职也。”皆以“共”为“供”意，可从。

①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②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当然李学勤先生认为炎帝一系是在南方，与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上古族群的聚居不可能一分为二，中原为黄帝系，南方为炎帝系。

③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9页。

④陈斯鹏《楚帛书甲篇的神话构成、性质及其神话学意义》，

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①我们认为共工最初有可能是一个人名，但后来肯定就是一个氏族名了，因为“在古书中多传共工氏的事迹，上及远古，下到虞夏，可以指明共工在古代为一显著的氏族。”^②且古籍中有“共工氏”之称。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首领的名字与本氏族的称号往往是一致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介绍的易洛魁人的氏族就是“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部世袭”。^③金景芳、吕绍纲先生据此认为：“文献中所说共工非指一个人，而是先后几个人。他们都是共工这个氏族的代表，时间有先后……共工是一个氏族，酋长屡换，而氏族常在。”^④所说甚确。吕思勉先生亦云：“然则共工后虽败亡，其初固为一强族。”^⑤

《国语·周语下》曰：“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指出四岳是共之从孙，赐炎帝姓，氏曰有吕，由此可知，在四岳之时，共工族裔开始附着在炎帝一系上，在此之前共工一族是没有氏族名的。从禹和共工之族裔才开始和平相处，而在此之前，禹和共工是经常有冲突的两个氏族。古籍中记载禹伐共工之事的主要有：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荀子·成相篇》：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

《荀子·议兵篇》、《战国策·秦策》：禹伐共工。

《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歇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

《山海经·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

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禹伐共工的传说很普遍，特别是《山海经》多次记载。《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一地，记载了大量的当时的口头传说，保留了上古时期的一些珍贵史料，王国维在考证商先王时即充分利用了《山海经》，“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⑥由此可知《山海经》保存的禹伐共工的传说亦有可靠性。

再从地理位置上论，两族邻近，必然会时有利害冲突。《礼记·祭法》曰：“共工之霸九州岛也。”又《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韦注：“有，域也。”《诗·商颂·烈祖》“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传：“域，有也。九有，九州岛也。”看来古“有”通“域”。“伯九有”也即霸九州岛。当然这里所说的九州岛，绝不是《禹贡》所说的九州岛，可能是九个氏族住在九个地方，共工氏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⑦。《左传·昭公四年》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岛之险也，是不一姓。”此说“四岳”、“三涂”皆为九州岛之险，而四岳、三涂又与“有夏之居”相近，《逸周书·度邑》篇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不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岳即四岳，大室即天室，两书记载略同。杨宽据此认为：足见夏和共工相距极近，很有冲突的可能性。禹攻共工，较为逼近事实，治水的传说大概即由攻共工的传说推演而成。^⑧《逸周书·史记》篇：“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又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这两段可能记载同一件事，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共工又称西夏，或即大夏，则共工居于九州之内的大夏之地。^⑨

徐旭生先生认为共工氏居住地在今河南省辉县

①顾颉刚整理《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第1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83页。

④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1页。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亦有解说，云：“共工既为浑号，其子孙世袭其技，亦以共工呼之……凡其世胄，皆可呼为共工。”

⑤吕思勉《先秦史》，第62页。

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59页。

⑦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109页。

⑧参见杨宽《禹治水传说之推测》，《民俗周刊》，116-118期。杨宽在此文中是为了证明禹治水不可信，但其对禹攻共工的论证，却与繇即共工说相矛盾。

⑨张铨《共工与伯夷的考古学观察》，《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①。王震中先生认为：“共工部落曾为古九州岛之伯，其前后活动范围，西起渭河上游，东至豫中嵩山脚下，北达豫北辉县及山西境内，南至熊耳山乃至南阳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其活动中心，起初在渭河流域，后来移到中原地区。”②许顺湛先生持河南西部说③。郭沫若认为“他们长期活动的地方应是今河南西部伊水和洛水流域”④。而禹在当时活动的主要地区亦在豫西晋南地区，和共工族系应该相距不远。两族同在黄河流域的中游，生活环境相同，经常同时面临水患，而又各自治理各地区的洪水，当一方因治理不当，影响了别的氏族，就可能会引发冲突。⑤如《淮南子·本经篇》：“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岛干，万民皆宁其性。”就可能是在舜之时，共工因堵洪水，而使洪水威胁到了空桑地带（今曲阜）。近有学者指出陶寺文化与传说中的共工氏从图腾崇拜和分布流域上都有相切合之处，并进而认为陶寺文化应为共工氏的文化遗存，陶寺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文献记载中“霸九州”的共工氏的显赫地位是相称的⑥。如果此说可信的话，当发生水患时，那么居于河水下游豫西地区的禹族就要归咎于处于上游晋南地区的共工族，便引来战祸。

前面我们说到共工氏族为炎帝系，鲧禹族为黄帝系。自颛顼以致于禹，黄帝系有不少与共工争战的传说。《淮南子》的《兵略篇》、《天文篇》，《列子·汤问》等都有“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记载。高诱说：“共工伯于伏羲、神农之间，其后子孙任智刑以强，与黄帝之孙颛顼争位。”《国语·周语》：“昔共工氏弃此道也。”贾逵曰：“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楚世家》曰：“共工氏作乱，啗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逸周书·史记篇》：“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韩非子》言尧“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尧典》、《淮南子·修务篇》有舜“流共

工于幽州”。战争如此频繁，实有世仇之感。故蒙文通说“共工固世为诸侯之强，自伏羲以来下至伯禹，常为中国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⑦

另有一则文献亦隐见两族之战。《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应龙为禹治水之佐臣，《太平广记》“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和禹应为一族系，而夸父与共工又为一系，则应龙杀夸父实为禹对共工之战的继续。可见禹与共工的战争可能不止一次，而且战争的规模亦应不小，袁珂先生即认为“禹会合天下群神，恐怕正是为了要对付共工”⑧。禹对共工氏进行了攻伐，削弱了共工氏的实力，而禹族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致使“禹治水土，共工之孙四岳佐之”（《国语·周语》）。

综上，我们对杨宽先生关于鲧和共工的相同点逐一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反证；同时又对禹伐共工进行了考证，认为禹伐共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鲧即共工，禹伐共工即子伐父，于情理不通，因而鲧即共工是不成立的。我们认为鲧禹是黄帝系，共工是一个在上古长期存在的氏族，属于炎帝系，由于两族同在黄河中游地区活动，有着相同的生活环境，又经常同为水患所困，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治理的方法不对，而影响到别的氏族，从而产生冲突，而发生战争。禹伐共工，被多处文献所载，应该就是当时情况的反映。

The Research on Gonggong (共工) and Gun (鲧) YANG Dong

Abstract: What Yang Kuan said that Gun (鲧) is Gonggong (共工) was quite popular in the thir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Gu Jiegang, Tong Shuye and Ding shan also believe it and support Yang in their writings. Mr. Yang Kuan have pointed out the same parts between the story of Gun (鲧) and Gonggong (共工). We discriminate these same parts in this paper and think that Gun (鲧) and Gonggong (共工) belong to different tribe.

Key words: Gun(鲧); Gonggong (共工); Yu (禹); Ancient Legends; myth; Yang Kuan

（责任编辑：刘兵）

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第137页。
②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
③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第109页。
⑤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65页。
⑥张锲《共工与伯夷的考古学观察》，第247页。

⑦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6页。
⑧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